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歇浦潮
第五十一回 運慧劍一怒斷情絲 惹邪魔聯床追往事

前書說到無雙的梳頭娘姨，奉命往旅館中探望美士，恰值美士和那東洋婦人，並頭合臥在被窩中，給那娘姨一覽無餘。美士吃驚非小，講到美士雖然很盼望無雙的人來，但他頗不願意將帶著個外國婦人一段事給無雙知道，惹她吃醋。偏偏無巧不巧，兩人同床睡著，被梳頭娘姨看見，將來雖有百口，亦難分辯，自然萬分著急，只恨床上沒個窟窿兒，好把那婦人塞了進去，掩過痕跡。不由得面漲通紅，在被窩中穿好衣服，坐起身向娘姨點了點頭說：「你來得好早，可是奶奶派你來的？」娘姨笑了一笑，連嘲帶諷的說道：「自然是奶奶派我來的。我們底下人，主人有命，哪顧什麼早夜，若知你少爺還睡著，我該遲一刻兒來，免得驚醒你的好夢了。」美士笑道：「說哪裡話，我此時本要起來了，你請坐一會呢。」說著上皮鞋，把一件半舊棉袍披在身上，才一下床，即忙將帳子放下，娘姨早見床上還睡著個東洋婦人，卻故意裝作沒有看見一般，問他幾時到的？美士回說：「昨兒才到。你家奶奶身子可健？」娘姨道：「她本來身子很健，這幾月來，卻弱了不少。其實也是她自己看不破的不好。她以為自己把一片真心待人，別人卻不把良心放在腔子裡回報她，離了眼前，連紙片兒都不給她一張，心中煩惱得了不得，就這樣把身子悶壞了。」

美士聽她言中有刺，也就皺一皺眉頭說：「果然可憐。我到了東洋，本想立刻寫信給她的，皆因水土不服，上岸就害病，直到如今才略略好些，病中不能執筆，因此未曾寫信，累你奶奶牽掛。你去對她說，她在那裡想我，我也在這裡想她，連夢也不知做了多少回。苦的是我和她兩人的心事，告訴不得人，自己不能動筆，只可不寫信了。今兒聽你這般一說，委實令我抱歉得很呢。」

娘姨聽說，對美士斜看了一眼，撲嗤一笑道：「吳少爺說出笑話來了。我說我家奶奶懷恨一個人沒良心，她也沒告訴我名字，或者說的是自己老爺，常宿在卡德路公館中，連字條兒都不肯寫一張回來通知，累她等到半夜三更，孤眠獨宿，以致悶壞身子，何嘗指明是你。況她是奶奶身分，老爺待她不善，故此心中抑鬱，說來還在理上。像你不過是朋友交情，有信也罷，沒信也罷，我倒沒聽見她提起你吳少爺，你吳少爺因何這般聰明，一猜就猜到我家奶奶牽記著你，還做了這許多夢，不知你夢中是否聽見我家奶奶告訴你牽記著你呢？」這幾句話把美士鈍得日月無光，紅著臉半晌口不出，只說：「姆姆你休同我打哈哈了，我講的是真話。昨兒我船離碼頭，本打算就到愛而近路來望你家奶奶，只恐你們老爺在家被他瞥見，惹出亂子，故此先落客棧，再托阿珊到你奶奶處報信。無論她記得我記不得我，我自己問心無愧，沒一刻不想著她就是了。」

娘姨本沒知道還有阿珊報信這一句話，無雙匆促中也沒告訴她明白，她還道美士直接和無雙通的信，此時間他自己說出，不由的震駭失次說：「這話怎講？什麼阿珊，可就是那包打聽阿珊？他乃是我們老爺心腹，從前捉破你們德安裡小房子的就是他，後來到新劇社來拿你的也是他，你為何不托張三，不托李四，偏偏托了他這個對頭，難道還愁老爺不曉得你回來，有心出出風頭！從前我給你的住址，至今不曾搬場，你為甚麼不到那裡去送信呢？」

美士當初雖然收到這娘姨的住址，連同無雙的小照金葉，包在一起，後來將金葉兌錢化用，小照已不知丟在何方，住址更不消說得，心坎中完全忘掉從前有這一段事兒。現在聽她提起，還隱約有些記得，忙說：「你的地址，我雖然知道，不過我上岸時帶著行李，往來頗為不便，故此不得不先落客棧。講到阿珊是你家老爺心腹，我也知道，其奈一到此地，就和他遇見，也不是我自己尋他的，他問我可曾見過奶奶，我回他未曾。他自己情願替我報信，這件事由不得我做主，怎能怪我冒失。」娘姨聽他言之成理，也不能再抱怨他，隨說：「你現在找我家奶奶，又有什麼事呢？」

美士道：「一則多時未見她，心中十分牽掛，想和她會一會。二則我在東洋患了病，請醫吃藥，把帶去的錢花費盡了，沒奈何，只得回上海來，連零用錢都沒有，暫時請你奶奶幫我百十塊錢的忙，待我日後找到了事，再慢慢的拔還她便了。」娘姨聽說，暗罵該死，你這人怎麼這般不爭氣，果然不出我家奶奶所料。但奶奶教我罵他，我也犯不著同他結什麼冤家，只消含糊答應他就是。當下帶笑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我回去對奶奶說了，再給你回音罷。」美士大喜稱謝。娘姨又道：「奶奶還教我問你，在東洋可曾進學堂讀書？」美士一想，我臨行時，無雙原勸我入學堂讀書的，若老實回答不讀書。豈不被她怪我不聽她教訓，將來就不肯借錢給我，關係很大，只得仍說謊話道：「自然進學堂讀書的。你回去告訴奶奶，若不是半途害病，將盤費用完，我還得待畢了業回來呢。」

娘姨一聽，暗想適才你說上岸就病，此時又說半途害病，況你既有精神入學堂讀書，緣何沒氣力提筆寫信，說的話前言不搭後語，又被我奶奶料個正著。咳新劇家啊新劇家，你計策雖高，可知我奶奶也是女中諸葛，當年雖然被你迷惑，入你牢籠，現在已看破你的行徑，決不再上你的當了。適才對答的一片話，已足夠我回家報告資料，也犯不著和你再多搭言語，丟了工夫聽鬼話，教人頭腦發漲。因即辭了美士，回轉倪公館，將耳聞目見一切情形，和盤告訴了無雙，更插入自己許多談判，無非說美士喪良心，對不住你奶奶，這幾句話不啻火上添油，把無雙氣得面色發青，牙床打戰，氣吁吁的對娘姨道：「別的我都不恨他，說謊原是他的慣技，不肯入學堂讀書，也是他下流人不肯學好的本性，惟有從前他動身時，我不是教你傳言叮囑他，東洋地方有班下處女人，不可同她兜搭，他竟連這一句話都不肯聽我，甚至將這女人帶回上海來，還叫我這裡的人前去觀看，他以為相與了外國女人，顯煥得很，竟不想我從前叮囑他的什麼話。他如此行為，還要向我借錢，莫說我現在沒錢，就是我錢多得沒用處了，也寧可拿去做好事賑濟饑寒，決不願意給這混賬拆白黨一個沙穀子。娘姨你趕快替我到旅館中對他說，教他休得做夢。從那天起頭，我和他早已恩斷義絕，譬如重投了人身，呷過孟婆湯，前世的事一概不記得。他這回來尋我，本是多此一舉。我派你前去，也算了卻一樁夙債，從今以後，我不認得他，他也不必要再認得我。如他再要來和我纏不清楚的話，哼，娘姨你老實告訴他，這樁事橫豎我家老爺也知道的，我也不怕他，就教他出場，看他在租界上可有辦一個新劇家的能力沒有。到那時莫怪我反面無情便了。」說罷連催娘姨快去。娘姨笑道：「奶奶犯不著這般性急，既然預備不理他，何必再給他什麼回音，丟他一旁就是。」

無雙頓足道：「你莫偷懶，我教你去，你一定要去的。該多少車錢，少停向我總算便了，難道我還少你幾個車錢嗎？」娘姨見她發怒，不敢不依，連連答應著出來，又到旅館中找尋美士。這時候美士已催那婦人起身，設法命茶房陪她往虹口東洋飯店早膳。自己一個人坐在房中暗想，要是這時候無雙的娘姨來就好了。一念及此，果見娘姨推門進來。美士見她來得這般快，以為無雙一定答應了他的要求，故而立刻打發娘姨送洋錢來，不由的心花怒放，慌忙起身，讓那娘姨坐下，賠笑說：「姆姆來了，奶奶有什麼話說？」娘姨見美士滿面孔高興神氣，不覺暗暗好笑，心想他既這般有興，我不免戲弄他一戲弄，隨也裝作滿面笑容，坐下捶著腿道：「我為你們跑得腿也酸了，你把什麼謝謝我？」美士笑道：「自然重重謝你。難道姆姆來往不坐車麼？」娘姨道：「車固然坐的，不過第一趟的車錢還沒有著落，所以第二趟不得不拚著兩條腿跑了。」美士忙道：「姆姆你何不早說，我這裡貼你一塊錢車錢罷。」說時即在阿珊給他的二十塊錢裡頭抽一塊塞在娘姨手內，娘姨一想，他的錢橫豎哄騙來的，我這塊錢落得賺他，也就並不客氣，接來揣在懷裡。歇了一會才說：「奶奶說的話很多，你願意聽麼？」

美士笑道：「那有不願聽之理。別的不打緊，請問你我向她說的話兒有沒有？」娘姨笑道：「你既願意聽她的說話，此時且慢提那話兒這話兒，讓我先把奶奶講的話告訴你聽。她說你動身之後，時常牽記著你，只恨不曉得你的住處，未能寫一封信來問候你。你為何不寫信給她？」美士道：「這是我害病之故，適才已告訴你了，你可曾對她說嗎？」娘姨道：「我也把你說的話轉告訴她聽了，她說你既然病重，至於不能動筆寫信，又何以能入學讀書？問你這學堂是否附設在病院中的？不知叫甚名目？」美士聽了，暗道：阿嚙，這句話我適才並沒照顧前後，卻被她挑了個眼去。一時張口結舌，回答不出。娘姨微微一笑，又道：「奶奶還教我問你，從前你在上海的時候，還沒娶少奶奶，這回到東洋娶了親，為甚不下張請帖兒，請我家奶奶呷一盅喜酒，難道這點兒交情都夠不上嗎？」美士聞言，不覺跳將起來道：「此話怎說？我並不曾告訴你在東洋娶親，況我委實也沒在東洋娶親，你為何無緣無故冤

枉我這件事？」

娘姨笑道：「你少爺既然沒在東洋娶親，剛才我來的時候，陪你一被窩睡的那個東洋婦人是誰？這是我親眼目睹的，並沒冤枉你埃」美士聽了，不禁又面紅耳赤，無言可答。娘姨又道：「奶奶說的，她在你臨走的時候，曾教我千叮萬囑，勸你到了東洋，必須要入學堂讀書，努力向上，更教你不可和下處女相搭，這幾句話大約你還沒有忘記，你為何一句都不聽她，在東洋非但不肯讀書，還將銀錢浪擲，弄得一塌糊塗回來，詐說害病，這些話如何蒙得了她。」說罷又道：「千不該，萬不該，你不該相與了這外國女人，還將她帶回上海，給她觀看。我奶奶和你有甚仇恨，你公然學那諸葛亮三氣周瑜和故事，想氣殺她，問你可對得住天地？虧你還開得出這張嘴，向她借錢。她說有錢寧可做好事賑濟饑寒，決不給你分毫，勸你早些休了這條念頭，從今以後，你也不必再去尋她，她也永不再來理你，彼此一刀兩段。若你自不知趣，還想去惹她的話，她可要告訴老爺，重重辦你吃幾年官司，教你須要小心著。」說罷也不等他開口，大踏步走了出來，回去覆命。

美士呆若木雞，半晌不能言語。他還不知娘姨已去，定了定神，說：「姆媽煩你回去對奶奶說，並不是我欺蒙他，實因我自己有一種難言苦楚。」說時不聽得有人答應，抬頭一看，不見娘姨，方知她已去了，不覺懊喪萬狀，長歎一聲，倒在椅子上，心中好生後悔。第一不該省房錢，理應教那婦人分房居住，不被娘姨看見，也不致惹出這樁禍事。還有自己在東洋時太沒腦子，唸書不唸書還在其次，倘能不時寫封信，假造些讀書用功的言語，哄哄無雙，也不致被她銜恨到這般地步。婦人究不及男子開通，只消時常在她面上下些騙工，背後不論你怎樣的無法無天，不聽她說話，她可一輩子當你是個好人。如有一樁事被她結毒，就不免永遠存在心上，難以撇開。現在她既已結著這幾樁怨毒，加以我的秘密又被她看破，若欲挽回，大非容易。不過無雙年老色衰，並無可戀，所以令我耿耿不忘的，只有金錢二字。我此時所缺的也是此物，若說美色，老實說，憑我的丰貌，一登舞台，何愁沒許多大家豔姬，富室嬌娃，向我贈香擲果呢。一個人正在呆想，那東洋婦人，已吃罷早膳回來。美士見了她，便覺惹氣。暗想我很好一注小財，可為你身上耽誤了。那婦人見美士有不悅之色，即忙拖著鞋皮，疾行幾步，伏在他椅子靠背上，柔聲道：「寶貝你為甚不快活？」美士不答。那婦人又把雙手壓在美士肩胛上，重說一句。美士歎了一口氣道：「說他怎麼，我不快活就為著你。」那婦人驚道：「我又沒得罪你，你為何不快活？」

美士道：「並不是你得罪我，實因昨天我父派來的朋友。你也曾見過他的，回去告訴我父，不料我父為人十分頑固，他說我是中國人，不能和外國人攀親，仍要我與從前那個女子結婚，如我不答應便不許我進門。你想他們將我由東洋哄到上海，依前強逼我幹那不欲意的事，教我惹氣不惹氣呢？」他說這句話，便是伸一隻後腳，想將那婦人趕回東洋，自己好挽一個人到無雙處懇求，說已遵從命令，與這婦人拆開，請她顧念前情，重圓舊好之意。那婦人聞言，好似當頂門澆下一桶冷水。她面上本撲著很白的粉，此時竟由白中泛出青來。兩隻手也不再攔在美士肩上，不知不覺的縮進袖管裡面，攤開一隻大袖，哭喪著臉兒，說：「這便怎麼處？你我再回東洋去罷。」

美士搖頭道：「這句話談何容易！回東洋也要盤費，設如你一個人回去，盤纏倒還有限，倘要兩個人同走，船錢既加上一倍，而且我到了東洋，那裡欠的下處錢，也要向我討取，將來日用開銷，也不能不預先籌備，看來極少非千金不可，這筆錢務必在我父處出產。但他此時正恨我不聽他教訓，料他決不肯拿出錢來給我花用，如何是好？」那婦人低頭無言。美士又道：「我現在卻有一個權宜之法，不過須得難為你一些兒，不知你願意不願意？照我看來，與其兩個人伏在這裡，窮餓而死，還不如依我計較辦理為妙。」那婦人問是什麼計較？美士道：「我想你行李帶得太多，內中一大半是用不著的東西，拖來拖去，很為累贅，不如把來賣了，得來的錢，足夠你一人回東洋的盤費。你我兩人預先約定，在東洋某處相會。你先趁船回去，我再托人哄騙我父，說我願意聽他的教訓，求他許我回家。到了家裡，慢慢的再設法偷他幾萬銀子，乘其不備，趁輪船逃往東洋，和你相會之後，就在東洋成家立業，一輩子永不再回中國，豈不甚美。」他自以為這一片話說得很是圓轉，那婦人一定中他之計，只消她一到東洋，就不怕她再來尋我。不意那婦人也頗狡猾，她第一次誤落美士的圈套，就是狡猾太甚之故。她在東洋見美士舉動闊綽，相貌出眾，像煞富家子弟，故被美士一番鬼話，便滿心想由下女資格，一躍做一個富這少奶奶，歡歡喜喜，傾家跟著他來到上海。繼見美士上岸之後，便有些鬼鬼祟祟，似乎怕見人的模樣。說話也隱隱約約，游移不定，心中頗為懷疑。那婦人如今聽得美士叫她一個人先回東洋，早已估出他是欺騙手段，不覺勃然大怒，厲聲道：「你要我先走嗎？這卻萬萬不能。你既和我同來了，非得同去不可。我也不指望你哄父親幾萬銀子，若沒盤費，就窮餓在上海亦可，要死兩個人同死，要活兩個人同活。你父親容你不容你，我不知道，我只認得你，你答應娶我，我便是你的人。你到那裡，我也跟你到那裡。你若存壞心，想半途丟棄我，我老實先通知你，我是外國人，有領事保護，將來不怕你不償還我的損失。」

美士聽了，頗為吃驚，暗說了不得，這是國際交涉，如果真個被她小題大做起來。我前案未了，更加上這一案，可准的一輩子不得出頭，萬萬使不得。若拖著她這一個婦人，卻又是一生之累，只恨自己不該貪一時之便宜，惹終身之大患。左右沒法，只可賠笑臉道：「好奶奶，你莫誤會我的意思，我並不存什麼歹意，委實是樁妙法。你既不贊成，就此作廢何妨。」說時又把她兩手從袖管中拉出，牢牢握著，那婦人方始一笑。自此美士死心塌地，不敢再存拋棄這婦人的念頭。在旅館中又住兩天，不見無雙處有人派來，知道這條腳路已完全斷絕，沒甚希望。又見存錢一天短似一天，知道再不設法，可就要當真窮餓死了。於是想起包打聽阿珊教他的法兒，先變易姓名，在法界或是南市登台串戲。這時候上海新劇家愈產愈多，民興社一處不敷安插，故而法界南市都有這種不倫不類的新劇社設立著。

美士看南市新劇社營業不振，將次閉歇，自己不願和他們一同坍台。法界的民醒社因男女合演，生意頗為發達。美士打聽得其中頗有幾個老朋友在彼做戲，便托人向開戲館的商議，說願意特別減價，薪水從廉，到他那裡試演一月，再定身價。那開戲館的也知美士演戲卻還不劣，不過他這片戲館，全仗男女合演四字號召，並不在乎做的人好歹，有時弄些糖果玩具作贈彩，哄騙一班貪小便宜的人前去看戲，目的與別處不同，起初恐美士敲他竹槓，辭卻不要，後來聞得薪水隨他開發，方始應允。美士大喜，更名胡媚，先行懸牌。又因旅館中房飯錢太貴，便在法租界借了所一上一下的住宅，和那婦人同居，以便出入。日間在家操作，晚間上台做戲，頗為困苦。他自己以為暫時雖然受些磨難，應了古語「豪傑生來運不通，沙灘無水困蛟龍」，日後若被我勾搭著一個富家婦女，也可接他兩句，叫做「有朝一日春雷動，得遇風雲上九重」。

他雖存心如此，無奈那婦人將他管得很嚴。若欲勾搭別個婦女，頗為困難。幸虧這民醒社做的戲不倫不類，那班看客也七零八落，上等女客百無一二。美士眼界過高，看來看去，沒一個當他意的。倒是後台幾個女新劇家，頗有屬意美士的。但美士素知這班女劇員各有主顧，若一染指，不免惹動醋海風波，只恐怕連飯碗都保不住，只得安分守己，不敢輕舉妄動。所以做了多時戲，竟沒有鬧出甚麼笑話。有班不知底細的人，以為他吃了一遭苦，竟把脾氣變好了，可謂皮毛之見。這些都是閒話。列位看過前書，大約都記得，在下從前表過，新戲館中時髦婦女極多，緣何又說民醒社沒有上等女客？內中也有一層緣故，皆因美士鼎盛時代，新劇家如裘天敏、王漫遊等都還未露頭角，及至美士遁逃海外，裘、王二人，乘時崛起，女界中都當他兩個是當年的潘安、衛■一般，爭欲一承色笑。

他二人同在民興社，社中還有激烈派新劇家顏胡為，喜歡在台上罵政府，大為一班傷心國事的士大夫所贊許，潮流所趨，上等男女看客，盡在民興社一方面。女客既多，裘、王二人更是應接不暇。天敏與媚月閣這件事，現在已弄得天下聞名。這班家世清白深明大義的婦女，頗惜媚月閣不知自愛，甘入下流。還有些家門不幸，生來淫賤的女子，反羨慕媚月閣有福，得與他們心愛的人兒，晨昏相伴，因此更是呈嬌獻媚，指望天敏將愛媚月閣的愛情，移愛自身。無如抱同一觀念的人太多了，天敏不知愛了哪一個好，只可一個也不去應酬，仍和媚月閣一人，作為正式的臨時夫婦。在漫遊方面，也有一個和天敏之與媚月閣般的正式臨時主顧，但其人並不與媚月閣一般身份，卻是蘇州名門之女，姓韋，小字織娘，男家也是士族。丈夫姓武，名又圖，乃是前清科甲中人。書

呆子生性懦弱，加以酷愛杯中物，娶了這位夫人，自知管束她不住，索性由她一個人在外胡鬧，自己閉門推出窗前月，吩咐梅花自主張，吟詩飲酒。常言「三杯無外事，一醉解千愁」，倒也逍遙自在。更可笑的是他夫人自與漫遊相識之後，也不租公館，借小房子，就在自己家內相敘。家中雖有又圖，全不在她心上。因又圖嫌織娘肥胖，織娘嫌又圖骯髒，夫妻二人分房已久。又圖睡在樓上。織娘的臥房，卻設在樓下。又圖一天到夜，並不出門，沒事常在客堂中讀書飲酒。每夜十一點鐘左右，織娘估量漫遊將來，便差一名娘姨咨照又圖，說奶奶說的時候不早了，請老爺上樓休息罷。又圖聽了，頓時攜卷上樓。娘姨跟著上去，替他鋪好床，將房門帶上，自此又圖永不自開房門下來，必待次日娘姨開房門喚他，他方肯下樓。有時漫遊散場早，時候還未及十一點鐘，織娘知道他要來了，不論八點或是九點鐘，只須著人吩咐又圖，說少停有客人來，奶奶教你早上去，不許做聲，不喚你休得下來，又圖也從命惟謹。第二天或是漫遊睡遲些，午時方起，又圖在樓上雖已起身，不奉娘姨呼喚，自己躲在房中讀書。織娘見他脾氣如此，益覺肆無忌憚了。

這天漫遊做罷戲，看表上將敲十二點鐘，知道織娘在家等得他慌了，急急抹淨了面上的脂粉，另外薄薄敷上一層雪花霜，梳一梳頭髮。好在他們做新戲的，有時便衣上台，不須更換衣服，戴了洋帽，疾忙奔到戲館，坐包車徑到織娘處。一按電鈴，娘姨出來開門，說：「少爺因何此時才來？我家老爺已被奶奶驅上樓多時了，現在奶奶房中還有兩個客人。」漫遊問是哪兩個？娘姨道：「一個是大姑奶奶，一個是袁家奶奶。」漫遊知道大姑奶奶是織娘的胞姊，名喚雲娘。袁家奶奶乃是織娘最知己的女伴，當年名妓林紅玉，現已從良，嫁夫袁伯良。這二人自己素不迴避，隨即走到織娘房內。雲娘、紅玉見了他，都微微一笑，漫遊也點頭答禮。織娘即忙開大櫥取出煙盤，安放在床上，親自劃火點燈。講到織娘夫婦素不吸煙，這煙具也是專為漫遊而設。雲娘見此情形，當即起身告辭，說：「我要回去了。」紅玉接口道：「聽說你家老爺現已進京，大姊為何這般要緊回去？」

雲娘道：「只因我家老娘放假往鄉下去，家中只剩一個使女，時候太遲，恐她貪睡，不小心門戶，故此不得不早些回去。」雲娘走後，紅玉也要告辭。織娘笑道：「適才你說我家大姊姊老爺不在家，不必要回去，現在你大約愁你家少爺在家，等得不耐煩，所以要緊走麼？」紅玉臉一紅道：「三姊別開玩笑，我少爺恰巧今兒不宿在我處。」織娘道：「如此你何不陪我家老二吸幾筒雅片煙走呢？」這老二便是漫遊的別名。漫遊也接口道：「是啊，袁奶奶為何不陪我聽幾筒煙走呢？」紅玉道：「你們莫纏我吸煙，我不是戒煙已三個多月了麼！現在藥水已減去一半，若再吸煙，豈不全功盡棄。」織娘道：「就不吸煙坐坐何妨！」

紅玉纏她不過，只得重複坐下。織娘讓她在煙榻上坐了，自己坐在漫遊旁邊。漫遊自裝自吸，一邊燒著煙，一邊對織娘道：「你家姊姊從前見了我，不是有說有笑，很有興致的嗎？今日為何意興索然，急於回去，莫非有甚不快活嗎？」織娘太息道：「也難怪她，她的境遇，和我們兩樣，她還算看得透了的，我們若與她過一般日子，還不知要怎樣的不快活呢！」漫遊道：「她從前的歷史，問你，你終不肯告訴我，現在袁奶奶也在這裡，你可以講出來大家聽聽麼？」

織娘歎道：「並非我不肯告訴你，實因這種事，談出來只令別人傷心，並無若何趣味，我很不願意提他。既然你執定要問，我就告訴你何妨。她從前在蘇州做小姐的時候，曾因一時之誤，結識了一個姓霍的戲子。外間傳言她母女同奸，其實都是她一個人所乾的事。我母雖然知情，實無曖昧。不料這件事愈傳愈廣，為蘇州臬台朱瞎子訪聞得實，將霍某痛責收禁，我家的丑聲，也因此佈滿天下。我姊姊自幼就許字同鄉一個舊家之子為室，丈夫已中翰林，當時因慕我娘家富有財，不得不如期迎娶。過門之後人都曉得我姊姊和霍某這件事，她丈夫也受朋友們嘲笑，因此氣憤成疾，不多幾時，就一病身亡。族中因恨她敗壞家聲，沒一人過問她，也無人肯貼她贍養之費。她將妝奩用盡，不得已始嫁現在這個匡老爺。匡老爺在前清時曾為道尹，上海置有地產極多，家中還有正室，平日頗為儉樸，雖然富有百萬，他太太和幾位少爺，在家都是布衣素餐，躬親操作。自匡老爺和我姊姊相識之後，將她帶到上海，將自有的房屋給她居住之外，每月另貼她一百元零用。不知如何，被他家中的太太曉得了，心痛得什麼似的，常在匡老爺面前說我姊姊壞話。我姊姊因恐彼此冰炭，不是長久之計，意欲拍拍這位太太的馬屁，兩下講了和免得再有後患。講到我姊姊為人，著實聰明伶俐，不但女紅刺繡，件件都精，而且烹調亦頗擅長，匡老爺常贊美她有易牙之味。日前他自己置了幾樣菜，著人送與匡太太，以為調和的初步。不料這位匡太太疑心病最重，她見我姊姊著人送菜前去，疑惑我姊姊在菜中下了什麼毒藥，意圖毒死她母子，當場教人把幾碗菜一齊傾在垃圾桶中。去的人回來一告訴，把我姊姊幾乎氣得要死。你想人家一片誠心，置了菜送上去討這個沒趣，教人怎不惹氣。適才她來告訴我為此事，現在我告訴了你，你休得在外間替她胡說。」

漫遊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但你姊姊既然如此不快活，你為何不帶她同出去看看戲散散心呢？」織娘道：「我們何嘗不同她出去看戲。不過她老爺若在上海，就不准她出去看戲了。那天她在你們戲館中，很賞識你同天敏二人做的戲，善於體貼戲情，回來十分傾倒你二人呢。漫遊笑道：「像我倒也不過如此。天敏做戲，女界中著實有些人傾倒。可惜他被媚月閣霸佔著，不經容易轉他頭顱。馮家和汪家一班女眷，天天和發癡般的跟著他奔來奔去。有一天馮家第七個女兒，在大馬路美奇吃食店樓上，見天敏包車經過，趕上洋台，拚命把橘子擲他。天敏回來告訴，我們都幾乎笑煞。真的上海灘上無奇不有，弔膀子弔出笑話來了。」

織娘笑道：「住了罷。你們新劇家別把自己抬得天般高，其實有什麼好處，值得人家弔你們膀子。」漫遊笑道：「說也不信，這句實是真話，連我們自己都不明白，一班女人，因何愛我們唱新劇的？這句話還得問你呢。」織娘佯怒道：「放屁！你敢開我的心麼？少停看我收拾你。」說著，便使兩指擰漫遊的大腿，漫遊哀告求饒。他二人調笑時，紅玉坐在對面，闔著兩眼，彷彿要睡去光景。漫遊對織娘努努嘴，織娘方知有她在旁，伸手輕輕將她推了一推，紅玉驀地驚醒，站起身使手背揩揩眼睛，伸一伸懶腰兒說：「我昨兒失眠，今天身子疲乏得很，一坐定就睡著了，明兒我們再見罷。」說罷辭去。織娘便移在紅玉坐處橫下，與漫遊面面相對。看他吸飽了煙，始說：「我有句話問你。我姊姊很中意天敏，她因受了匡太太的氣惱，意欲請天敏到她家去吃一餐飯，講句話，解解愁悶，適才親來對我說，不知你可能辦得到？」